



閩南語 ▶ 短篇小說 ▶ 學生組

連 翊 翔 先生

得獎作品 /

塗跤頂的記持



【得獎感言】

L'unique moyen d'arriver à l'harmonie des intérêts, c'est la société sans exploiters, sans gouvernants. (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 1887)

Sing-sán-hong-huat kah lāng lóng siū-tiōh i-huà ē siā-huē, lán pit-su-iàu thau-kuè huè-pè kau-liū sîng-kó í-king sī tsiānn-pháinn kái-piàn ē sū-sit--ah. M̄-koh, huè-pè tsuat-tuī bô-ìng-kai piàn-tsò sī khòng-tsè lāng ē tshiú-tuānn, “háp-tsok” tsiah-sī kiōng-tsūn ē pó-tsing. Tse sī tsit-ê uá-khò “thann-lik” ē sī-tāi. Lán ñg-bāng khai tsin-tsió ē khuì-lát tō tsò-hó tsin-tuā ē tǎi-tsì. Bîn-tsú kok-ka ē tâu-phiò tsè-tōo tō kán-ná Hút-huat siōng ē “Oo-mí-tōo-hút”. Liām tsit-kù Hút tō óng-sing kik-lók-sè-kài, tâu kuí tiunn á phiò sing-uáh tō ē ka-tī kái-siān. Tsit-kuá siūnn-huat tsāi guá lâi khuānn lóng-sī bô sít-tsāi--ê, tsí-ū tsin-sim-tsin-ì khuānn-thāi ka-tī sing-uáh tong-tiong ē sū-sū-hāng-hāng tsiah-ū bô-kāng ē khó-lîng-sing tsáu-tshut--lâi.

“Thôo-kha-tíng ē Kì-tí” tsit-phinn sió-suat tuī guá lâi kóng sī tshì-giām ì-sù tsin tǎng ē tsok-phín. Guá jīn-uī tsiānn-tsē Tâi-uân-uē ē sió-suat ū khah tshenn-soo. tsit-ê hiān-siōng ài uī sió-suat ē sū-sū kuan-tiám lâi khuānn. Tâi-uân-uē ē sió-suat tsiānn-tsē lóng iōng tē-sann-lāng-tshing ē sū-sū, jī-tshiānn koh tiānn-tiānn sī tsuân-ti ē siōng-tè sī-kak. Ân-ne kak-sik ē uáh-lik tō-ē khah kiám-tsió. Tī “Thôo-kha-tíng ē Kì-tí” lâi-té guá thiau-kòo-ì iōng kuí-ê bô-kāng lāng ē “guá” ē sū-sū kuan-tiám hi-bāng ká kak-sik ē sim-tsing kah siūnn-huat khak-sit biâu-siá--tshut-lâi. Lîng-guá tuī-uē ē hong-bîn, guá lī-iōng Tâi-uân-uē khu-hik kah iōng-sū ē tik-sik lâi khu-piát jīn-bút. Nā-sī thák-tsiá ū hìng-tshù ē-tàng tshuē khuānn-māi.

Tsin huann-hí guá tsit-phinn m̄-sī Tâi-uân tǎi-tsì ē Tâi-uân sió-suat ē-tàng in-uī tiōh-tsíong ē kuan-hē hōo koh-khah tsē ē lāng ū ki-huē khuānn--tiōh. Tsuè-āu, hi-bāng Tâi-uân ē sió-suat jú lâi jú tsē lāng khuānn, mā jú lâi jú tsē lāng siá.

塗跤頂的記持

一

共目睷瞪開，眼前看著的是烏暗暗的金屬天篷。我又閣做著彼个夢矣。

微微仔的風帶著青草仔摻塗肉的清芳吹過我的喙顫，清灣的溪仔恰樹林仔內面的鳥仔、蟲豸合奏著自然的音樂，燒晴的日頭透過樹葉仔的空縫溫馴的照佇咧我的身軀恰彼个人的草笠頂。雄雄之間，我的手機仔震動起來。我看著手機仔頂面的紅色警告消息，趕緊欲恁伊離開彼个所在。

夢逐擺做到遮就醒矣，後來發生啥物代誌，我就毋知矣。夢中的彼个所在是佗位？彼个人是啥人？我毋知這寡疑問敢揣有答案，干焦有一種若失去啥物的感覺佇心內纏，因為，彼是無法度閣再親身看著的光景矣。

今仔日閣是兩點外就精神矣，我的工課上少愛十點才開始。我共面洗好、物件攢好就行去種菇的工房度時間。

「Gâu-tsá--ooh ! Kin-á-lit koh sī tsiah-nī tsá tō tsing-sîn--ah--hiooh ? 」

拄行入來工房，一个穿防輻衫的人隨就向我拍招呼。伊手內面揸著一桶拄仔才採收落來的菌柄。

「Lâm--ko gâu-tsá. Khùn bôh hór, tór--leh mā-sī tór--leh, kui-khì tō lâi kā lín tau tshuân tak-ke ê sann-tng. 」

「Án-ne tsiánn hó--ah ! Guán tsia ê kha-tshiú sít-tsāi bô-kàu. Ū lí ê pang-tsān, guá huān-sè tō ū-îng ē-tàng tshuā guán kiánn sì-kè khi khuànn-khuànn sèh-sèh--eh. 」

共我拍招呼的，伊是這間工房的負責人。伊逐工擺出現佇這間塗跤底闊到無底止、吊滿太空包的地下工房，共規个社群的人準備有夠量的真菌來合成製作做各種的食食。伊會使講是這個糧食生產受著誠大限制的時代上核心的支柱。嘛是因為伊有按呢的責任，伊根本都無可能有時間恁個困去佗位覘——就算加有十个我來鬥相共嘛無可能。

「Kin-á-jit guá ē-sái tsòr siánn ? 」

「Lí kám-ē-tàng khi gián-kiù-sóo kah guán-kiánn puê-ióng khún-tsíng ? I ē kā lí kóng lí beh tò siánn. 」

「Hór. Guá tshì-khuànn-māi--leh.」

「Án-ne tō kā lí pài-thok--ah--neh！」

通常我來遮攏做鬥共纖維裝入去太空包這款無需要技術的代誌。這改叫我去實驗室，我心內無啥物把握。毋過既然伊會按呢共我拜託，應該是我嘛做會到的代誌。

照塗跤畫的指示，我行來到研究所外口，結果才發現講研究所是有門禁的。我並無提著門禁卡，只好掬對講機看有人會共我應無。

「Kám ū lâng tī--leh? Lâm--ko kiò guá lâi tàu-sann-kāng.」

「Lí sī tsiá? Guán tsia m̄-sī tshìn-tshái lâng ē-sái lip--lâi--ê.」

共我應的人，聲音聽起來有小可仔無情佻堪得煩，敢若隨時攏有可能會共通訊切斷。我只好盡量共重要的資訊提供予伊。

「Guá sī tē-siōng-tsoo ê lâng, khùn bē khi tō lâi kang-pāng tàu-sann-kāng. Lâm--ko kóng inkiánn ē kā guá kóng ē-tàng tsòr siànn.」

「Lí tán--leh. Guá m̄ng guán tsoo-tiúnn.」

伊的回答猶原是彼个歹聲嗽，話講了，通訊就切斷矣。過了四、五分鐘左右，一个門鎖解除的聲音走出來——門拍開矣，一个驚驚惶惶的面容出現佇我的面頭前。

「Lí hó! Guá kiò tsò Su-lîn, sī sít-gián-tsoo ê tsoo-tiúnn. Gún pâ bô kā gún kóng lí beh lâi. Lí..... lí hó.....」

行出來的人用不合時宜的方式共我拍招呼，看起來伊應該就是工房負責人個囡矣。這是我頭一擺拄著伊，伊的頭毛用一條青色的簪仔縛做頭髮尾，身軀頂穿的是制式的實驗白衫，予人的頭一个印象就是正版的科學學者。毋過伊胸坎的橐袋仔煞插一支有豬頭尪仔的怪筆，身軀頂揸著痞色的象頭揸仔，閣加上伊無自信的應話，實在無法度予人相信講伊就是食品研究組的組長。

「Lí hór? Guá sī tē-siōng-tsoo ê lâng. Lâm--ko kóng guá ē-tàng kā lí tàu puê-ióng khùn-tsíng?」

「Ooh..... tsit kiānn tãi-tsi--honnh..... lán..... sing tshut--khì..... tshut--khì tsiah

koh kóng--ah. 」

食研組長無予我問問題的機會，伊那講那行出研究所。一行出大門，伊就隨共大門關起來。看著這個狀況，我有誠穩的預感。

「Pháinn-sè--lah. Gún ū tsit ê tsiánn tshiau-kuè ê iau-kiû. Tshiánn lí it-tīng ài tap-ín. 」

「Hannh? 」

「Gún su-iàu khì thôo-kha tīng tsit tsuā. 」

這時，我知影，我惹著一個誠大的麻煩矣。

兩

十外年前，上千、上萬台的機器人佇兩工內共阮的城市全面拍做廢地，大部份的市民死佇咧彼個痛狂的攻擊行動。彼時誠濟人猶閣無法度反應過來——是按怎對外國大公司買來，本來當做是使用人的機器人，會共阮的朋友、家族、愛人埋入去死城？——大聲吼講「人工智慧是殺人兇手」。

後來，攻擊行動佇離阮上近的軍營毀掉以後暫時收煞。機器人集體行去海港，港邊對水底出現一隻清武國的航母共個載走。阮這個地下社群就是趁彼個時陣走覘來塗跤底的。彼陣阮才五歲，遮的代誌大部份是看資料才知影的。

「Lí kám tsai-iánn thôo-kha tīng tsit-má ê tsōng-hóng? 」

經過阮的姑情，地上組的先生總算是接受阮的要求，欲恁阮來去塗跤頂矣。雖然講看會出伊毋甘願的心情，毋過閣較濟的是對阮的煩惱，伊實在是一個足溫柔的人。

「Guá ū khuànn kuè tsu-liāu--ooh. 」

講這句話，心內是有較虛的。自五歲落來塗跤底以後，阮就毋捌起去過矣，阮當然知影資料內底的資訊恰實際上的情形會有差別，而且實際情形干焦會比資料予人感覺閣較艱苦。地上組的先生無閣共阮講啥矣，伊恁阮行出工房、行對阮毋捌去過的所在。

行佇咧烏幻的地下社群通巷，耳空會不時仔聽著水聲。這片土地有誠豐富的地下水源，阮就是佇按呢的條件才有生存的可能。毋過一路無講話，按呢的水聲予氣氛閣較恬靜，感覺小可恐怖。

「Gún beh khi thôo-kha tít, kám ū su-iàu kā siánn-mih lāng pò-kò? 」

為著改變沉重的氣氛，阮想辦法欲拈出一個話頭。

「Lín tau tū-liáu lín a-pâ, kám koh ū kî-tha lāng? 」

「Bô--ah. 」

「Án-ne tō bô. 」

「Siánn-mih ì-sù? 」

「Lí beh tsiōnn-khì kan-na su-iàu hōo tshù-lāi-té--ê lāng tsai-iánn. Tē-hā siā-kūn lāi-bīn sóo-ū ê lāng lóng-sī pīng-tít--ê, lí beh tsiōnn-khì bô lāng ū huat-tōo kā lí tsóo-tòng. Lán m̄-sī kok-ka, lán bô hông-tè, mā bô tsóng-thóng. Ka-kī ê miā-ūn ài ka-kī bīn-tuì. Tō ná tsáp-sann nî tsīng hit ê sī-tsūn kāng-khuán: bô lāng ē kā lán kiù, tū-liáu lán ka-kī. 」

地上組的先生按呢講，阮雄雄毋知欲按怎回，氣氛隨就閣恬靜落來矣。阮偷偷仔眊過伊的目神，內底充滿著苦痛伶悲傷。凡勢這馬上拄好的氣氛本來就是恬靜。阮放棄改變氣氛的想法，恬恬仔綴佇伊的身軀邊。

「Lí sī kóng tsit-má ê khún-tsíng í-king bô-huat-tōo koh í-tshī lán ê sú-iōng--ah? 」

「Tiōh! 」

因為拄才礙虐的情形，聽著地上組先生主動講話，阮傷過歡喜，結果既然用喝的共伊回答。回答的應聲佇通巷內底嗚嗚叫，害阮感覺足見笑的。伊敢會感覺阮怪怪？阮無愛按呢啊！

「Gún sī kóng, khak-sit tiō-sī án-ne. Tsit-má leh iōng ê khún-tsing sī lī-tsáp guā nî tsīng leh iōng--ê. In-ūi kuè-liōng ê sing-sán, tsit-má ê sán-liōng í-king thuè-huà kàu tshun siōng-tsá ê sì-siánn--ah. 」

「Án-ne guá liáu-kái--ah. Lán tsit-má sing lâi-khì thêh tsiōnn-khì ê tsong-pī. 」

話講了，地上組先生停佇咧一個房間頭前，伊共門拍開，內底有各種的裝備。

「Lí m̄-bián thêh bú-khì, m̄-koh hông-hok-sann tshuē tsit niá sù-sī--ê lâi tshuân--

leh. Guá lâi tshuē Àm-sī-bák-kiànn.」

地上組的先生手指防輻衫的櫥仔，指示阮去揣。伊家已行過去房間內底有一大堆箱仔的彼片，提出一跤頂頭寫有「NVD」的箱仔出來反。誠緊，阮就揣有合軀的防輻衫矣，阮共衫摺起來，囥入去阮的揸仔內底。越頭看地上組的先生，伊提出一个暗視目鏡斟酌咧共研究，阮無講話就按呢恬恬仔共伊看。

阮熟似地上組的先生足久矣，自阮開始參與工房的工課，逐禮拜阮攞會看著伊。地上組一禮拜歇三工，伊上少會有一工來工房鬥相共。食中晝的時，伊就一个人坐佇餐廳的邊仔角，敢若無啥歡喜的款。彼陣，阮定定咧想敢是物件無好食，伊才無歡喜的。為著按呢，阮就開始研究真菌的合成技術，蓋濟以前無法度做出來的味阮攞共製造出來矣。毋過，到今伊猶原是一个坐佇餐廳的邊仔角，看起來無啥歡喜咧食阮準備的中晝。

「Sī siánn-mih bün-tê--neh?」

阮想想咧煞共心內話講出聲矣。地上組的先生聽著聲，擰頭共阮看。

「Kám-sī tshuē bô lí ê tshùn-tshioh?」

「Ah! M̄-sī, bô..... bô tãi-tsì. Sann, gún í-king tshuē--tiòh--ah. Gún sī ka-tī leh ngāu-ngāu-liām niā-niā.」

「Án-ne tō hó. Guá suī tō hór--ah.」

地上組的先生提出兩副暗視目鏡，共箱仔拏好閣站倒轉去矣。

「Lí kám beh tsah hit ê phāinn-á?」

「Gún ū tshì-giām-kng tī lâi-té.」

「Án-ne tō bô-huat-tōo--ah. Lán ē-tàng lâi-khì thôo-kha tít--ah.」

三

跔上塗跤頂已經是三點外矣，圓滿的月娘吊佇咧西片的山頂。誠久無看著月娘，實在足懷念的。地上組的工課為著避免機器用熱像設備偵查的時段，攞愛到中晝才開始。暗時仔來塗跤頂是足冒險的行動，毋過食研組長講有的菌種干焦會當佇半暝仔到天光早這段時間採樣，阮嘛無法度閃避，我只好選對山頂的舊軍營通道起來，遮的機器數量上少。

我跔出通道幾分鐘了後，食研組長嘛跔出來矣。起來，伊戇戇仔看對離寫的城市。城市的燈火通明，敢若啥物代誌攞無發生過，無樓仔厝崩去，嘛無人死去。看咧看咧，伊的目屎煞慢慢仔流落來。

「Lán lî-khui í-āu bôr-guā-kú, in koh tòr-tng--lâi. Nñg sann nî, sin siānn-tshī tō hōo in khí--khí-lâi--ah. Tsia tsiānn huî-hiám, lán kuānn-kín lăi tsáu.」

聽著我的話，食研組長共面幹對月娘，共下斗擲起來，無愛閣予伊的目屎垂落來。

「Hónn, tiō tsiāunn linn ê tsònn. Ah, àm-sî-á peh tsenn tsiok-thiám--ê--neh.」

伊刁工哈唏予我看，順繼用指頭仔共目屎辦過，假做啥物代誌攞無。毋過伊的聲音攞變矣，啥人來看攞知影伊咧哭。

「Hok-siātāt tō pài-thok lí lâi pōng--ah.」

「Gún liáu-kái--ah.」

重新佔領城市的機器佇四界的水源地起細型的反應爐，這寡反應爐用舊的核彈頭做發電的原料，發明人本底是拍算漸漸仔放棄危險的核能源恰消除核武器才發明這種發電模組，結果個煞用按呢和平的能源補給戰爭機器。這寡反應爐是清武國佇這片土地的重要補給點，個敵國的戰鬥機會揀來轟炸。反應爐受著外部的破壞，安全機制無法度作用就會爆炸。就是按呢，阮起來攞愛攢對應核汙染的裝備佇嚴重的情形用。

阮兩個人踏著輕輕仔的跂步行佇樹林仔內面，有當時仔食研組長伊會摸我的衫叫我莫行入去受著輻射汙染的所在，除了按呢，阮無拄著啥物危險就行到頭一个採集點矣。頭一个採集點是溪仔邊，溪仔邊的草仔發了誠懸，掰開草仔，杜猴就跳出來，這寡杜猴誠大隻，聲音嘛誠大聲，耳空內面攞是個嗚嗚叫的共鳴。

行定，食研組長共輻射磅交予我，跔落去溪仔邊。伊對伊的揸仔內面提出工具組，用藥劑慣練的共採集工具消毒。消毒了，伊用手術刀共溪石邊仔的一樣菇規个割落來，用鋏仔緊氣的共菌柄攢入去試驗管，規个動作干焦幾十秒。繼落來，伊提出一个尖尖的黠仔掰開溪石，共黠仔插入去塗內面掰一下就共一條塗抖出來，仝款共塗貯入去試驗管，採集就完成矣。看著按呢熟手的採樣，我對頭前這位少年的食研組長不由得產生欽佩的感覺，無拄看著伊的時彼種懷疑矣。

第二个採集點是溪仔附近的廢墟，佇攻擊進前是一間國小學校。廢墟內面的草仔發了

真鵲越，旋藤旋佇壁頂、車頂、樹仔頂、音響內面，旋甲滿四界。阮兩個人藏入去月光照出的暗影內面，沓沓仔徙入去廢墟，恐驚仔會予毋知影佇佗位有的機器發現。

佇斷去的柱仔邊仔有一堆足大的月白色真菌，我相信食研組長看著彼堆菌的時陣足歡喜的，因為伊的目神雄雄間就精神起來矣，伊連繼摸我的衫袖四、五改，意思應該是趕緊來去看覓咧。伊共輻射磅交予我，馬上就摸出工具組欲採樣矣。伊爬過去柱仔邊開始彼个熟手的採樣手續，我提著輻射磅綴佇咧伊的身軀邊。我爬到位，伊的動作煞停佇咧上尾仔一步。我看對去伊的手，時間敢若走轉去過去。

四

「Ná-ē tsiah hór! Lín tau hōo lí iōng tshiú-ki-á.」

一个膨皮膨皮的囡仔大聲講出伊欣羨的心情，伊是我的同學，阮定定做伙迤迤、做伙開講。

「Tse sī guá pí-sài tiōh--tiōh ê tsióng-phín--ooh!」

我參加全國科學展提著頭獎，我手提咧的手機仔就是頭獎的一部份獎品。這支手機仔採用物聯網的技術，佇教學的使用，伊家己會共老師的話分析過，主動共上課需要的物件恰資料攢予好勢。因為物聯網會牽涉著誠濟的基礎設備，收的錢嘛袂少，我提著的獎品其實是一世人免費的物聯網教育，物聯網未來替我攢的任何物件攏會是免費的。

「Tiō sng guá tiōh-tsióng, guán a-bú it-tīng ē kā i bē tiāu, mā bē hōo guá iōng--ê.」

「Guán a-pâ kā guá kóng tse sī guá ê ìng-kong, ài hór-hór-á tin-sioh.」

「Ū-kàu him-siān--ê--lah! Guá beh khi kā tàk-ke kóng.」

「A-hing! Lí mài nāu--lah! Ueh!」

這時，阮兩個人閣叫是講手機仔就誠不得了矣，猶閣毋知影有教育物聯網才是上不得了了的代誌。

「Tàk-ke lâi khuànn--ah! Guā-kháu lâi tsok tsē tâi thôo-lá-khù--ê--ooh!」

上課的時陣，一个坐佇窗仔邊誠手銃的同學大聲叫逐家看窗仔外。窗仔外，十幾台的車雄雄間駛入來阮這間山頂的學校，規間學校的學生仔攏走去看外口的勢面，彼个連老師



嘛感覺稀奇，共教材囡咧倚過去看。

車停佇內埕，一大堆機器共後車斗的物件搬落車，搬落車的物件有誠濟的櫃櫥，閣有一箱一箱、大大細細的紙箱仔，上大的恰人仝懸。機器的動作誠緊，物件一時仔就搬了矣，搬了，個走轉去後車斗，車就駛走矣。看甲差不多矣，老師共學生仔叫轉去座位繼續上課。

下課，學生仔出去教室看著一排櫃櫥屨貼的站佇校舍的邊仔。一个同學走過來我的位共我講有一个櫃櫥頂頭插我的名牌，我就出去共看。行倚彼个櫃櫥，我的手機仔震動一下，櫃櫥就拍開矣。櫃櫥內面有一組畫筆恰一盒七十二色的水彩色料——後一節美術課就會用著的物件——畫筆恰色料的殼攏是一个看起來誠科技的機器，頂頭印有我的名。我共物件提出來，櫃櫥就家己慢慢仔關起來矣。

「Aih-ioh--ueh ! Lí ná-ē ū tsiah lī-hāi ê mih-kiānn ? Ū-kàu hór--ê--lah ! 」

阿興看著我提著美術用品喝甲足大聲的，害我驚一趔。

「Guá iáh bē-hiáu uē-tōo--ah. Thèh tsiah hór ê mih-kiānn mā sī bōr-tshái. 」

「Án-ne lí tsioh guá iōng--ah. Guá bē-kì-eh tsah mih-kiānn--ah. 」

「Hór--ah. 」

「Tsàn--lah ! 」

聽著我講好，阿興就蹣蹣去便所矣。我按算先共兩個重額額的盒仔搬入去教室才閣出來，當欲起步的時，忽然間，一台白色的機器出現佇我的面頭前。

「Li--ho, gua si jin--lui e ping--iu, An--an ki--khi--lang, li u ma--huan, gua lai pang--bang. Tsia-ê mih-kiānn kám ū su-iàu An-an kā lí thèh ? 」

機器自我介紹的時陣刁故意用平枋的聲音恰我講話，問我問題的時陣才用正常的聲音講。傷過意外，我無隨共伊回答，愣兩秒才凝虐的頓一下仔頭。看著我頓頭，機器抽走我的美術用品就對教室趨去。

欲拚鐘進前，閣轉去教室的時，畫圖紙已經分好，逐家的桌頂攏收了齊齊。佇我的桌頂有一桶清氣的洗筆水，拄才提著的新畫筆嘛攏開好矣，就等我轉來畫。我知影這攏是機器做的，進前無人會遮無聊。我共畫具恰色料搬去頭前壁邊阿興的位，共我昨昏家己囡佇

袋仔內面的畫具恰十二色色料提出來。

阿興雖然講伊袂記得紮美術用品，毋過其實我從來毋捌看伊紮過，逐擺物件攞是對我遮借的。就是按呢，我按算這組物聯網的水彩就直接攞予伊用矣。阿興真恰意畫圖，嘛畫了誠好。閣較要緊的是，伊是我上好的朋友，我啥物物件攞願意分予伊。

恰阿興鬥陣對教育物聯網提好空是我國小六年仔的幸福記持。上課做實驗有專用的實驗器材，阮兩個做伙試；逐工下晡攞會使叫一份免費的點心，阮兩個會分來食……毋過靠物質形成的幸福嘛會隨物質消失無去。

彼工，學校辦修業旅行欲去市區，若無欲參加就去學校自修。我進前就對櫃櫥提著所有的票券，當然就參加矣。阿興個阿母無欲予伊去，伊就共我借我的水彩恰其他有的無的物件。彼工了後，我就無看過伊矣。

五

食研組長欲抖塗，煞拖出一條細細條仔的手骨。拖出來的手骨已經脆化去矣，拖過的所在予伊畫出幾若巡骨粉的痕跡，原本手骨的邊仔有一堆色料的管。白色的真菌靠手骨主人的營養份勇壯，菌柄頂有一層蠟質予伊袂予其他菌種食去。食研組長的目光睡神，拄仔爬過來遮的精神完全無去矣，喺閣毋知咧惹惹唸啥，我想，可能是予人骨驚著矣。

「Oo-mú…… oo-mih-tôo-hùt.」

食研組長的聲音走出來，雖然細聲，毋過我確實聽有伊是咧念「烏物渡核」。「烏物渡核」這句話是南哥共我教的，伊講這是個遐「來共你鬥相共矣」的意思，會佇人過身去的時陣講。繼落來，食研組長共一部份的骨頭裝入去試驗管內面。

「Oo-mih-tôo-hùt.」

我嘛綴咧唸一聲，雖然我毋知我會使替伊創啥，尤其是食研組長閣是對伊的身軀提物件，應該顛倒是伊共阮鬥相共。毋過我知影伊袂恰我計較這的，因為伊是我上好的朋友。

採集到遮已經是五點外矣，天光以後的時間是上使人緊張的，攝影機恰熱像設備攞會運作，閣繼續踮佇塗跤頂會有危險。離開廢墟，我跣上崙仔斟酌共伊看看咧，廢墟內面四界攞有這種有蠟質的白菇，個發了一坵一坵。廢墟斷去的壁邊有一排倒去的物聯網櫃櫥，這寡櫃櫥通常是貴族學校才有，為著欲服務好額人的囡仔才安的。看著彼寡櫃櫥我的心臟敢若予人捏咧，喘氣變了誠困難，規個人跪落去塗跤。



「 Lí lāng kám bô sòng-khuài ? 」

我的眼前漸漸仔暗去，食研組長的聲音敢若離我愈來愈遠，一个燃柴的聲音一直走出來。

意識走去矣。

微微仔的風吹過我的喙顫，我共目睷禡開，一个戴草笠的囡仔坐佇樹仔邊耍草仔，耍耍咧共面越對我這升。

「 Ko-ko, lí tsing-sîn--ah--hiooh ! 」

戴草笠的囡仔爬過來我的面頭前共我搖頭殼，我實在足想欲共伊罵的，毋過看著伊天真的面容，彼个無明火就消失去矣。

毋過誠緊我就發現，我竟然無法度講話，想欲跔起來嘛跔袂起來，規个人袂振袂動。

「 Khí-lâi--ah--lah ! Mài koh khùn--ah--lah ! Lâi puê gún sng--lah ! 」

看我無反應，囡仔就一直共我搖頭殼，叫我起來陪伊耍。

「 Khí-lâi--lah ! Khí-lâi. 」

袂振袂動，就按呢倒咧塗跂頂，我開始看風景。遮的風景誠面熟。一條溪仔橫佇山的頭前，日頭的光掖佇咧溪仔內面，溪仔流動，走出一爍一爍的光芒。日鬚穿過疏櫳的樹葉仔，共囡仔的草笠仔照甲一搭光一搭暗。

「 Khí..... lâi. 」

囡仔總算放棄矣，頓龜佇我的面頭前。伊遮爾骨力，我煞無共伊應，害我感覺足罪過的，心臟敢若予人關佇咧一跂細跂的鐵盒仔內面。

「 Uī-siánn-mih bák-tsiu khui-khui bô ài tshap--lâng--leh ? 」

我想欲共伊講，毋是我毋插伊，是我袂振動得，毋過我嘛無法度講。

「 Gún tsai-iánn--ah ! Lí sī leh sng siánn-mih lāng sing kong-uē tiō su--khì ê iū-hì. Gún mā lâi ! 」

囡仔開始做一寡奇奇怪怪的表情，敢若咧忍耐啥物，足痛苦的款。



「Gún su--khì--ah.」

無兩分鐘囡仔就放棄莫講話的遊戲矣。

「Tse bôhó sng--lah. Lí kám ū siánn-mih hó sng ê tshit-thô-mih-á?」

囡仔開始反我身軀頂的物件，反反咧，竟然反出手機仔。

「Ah! Gún siōng kah-ì sng tse--ah.」

入去地下社群以後，我無閣提手機仔矣。自按呢我想起來這毋是現實，是彼个一直共我困擾的夢境。

「Ko-ko, tse beh án-nuá kuainn tiāu--ah?」

囡仔共手機仔提倚來我面頭前，佇手機頂的是一个紅色的警告消息。

消息的內容寫講：「清武共和國總統府公告戒字第柒拾陸號：本府為保證治安，即日實施戒嚴，戒嚴範圍為全國各地。戒嚴期間規定俗禁止事項如下：（一）逐日半暝一點開始到五點結束，為宵禁時間，非經特別允准，禁止出外。（二）糧食全面採用配給制度，禁止掩炭。（三）嚴禁集會、罷工、罷課俗遊行請願的團體行動。（四）嚴禁以文字標語，抑是其他方法散佈謠言。（五）嚴禁一般人民持有武器，包括但是無限定刀械、銃砲、彈藥、塗製機器人。（六）國民應隨身紮身份證，主動提供隨身電子設備，以便軍警檢查，若無，一概拘捕……」

六

對塗跂頂紮倒轉來的兩種菌種培養了非常成功，毋過阮煞歡喜袂起來。地上組的先生已經昏迷個外月矣，地下社群的資源俗跂手並無法度照顧病人傷久，我共伊的病床徙來阮的研究所，佇我研究的時陣順繼共顧。

坐佇研究所實驗室的塗跂，阮一直咧想敢是我無共輻射值磅好，害地上組的先生行入去污染內底伊才變甲按呢。一個月過去矣，去塗跂頂的記持愈來愈錯亂，阮記袂清阮敢有隨時注意輻射值。規身軀的血生冷閣沉重，逐擺注入心臟的時會感覺著一陣折磨人的痛疼。

「Su-lîn, lí kám tī lāi-té?」



有人來共阮拚鬥，聽聲音應該是阮阿爸，遮無閒的伊來遮大概袂有啥物好代誌。

「Guá tī lāi-té. M̄ng bô só.」

應聲進前，阮共面抹抹咧，坐轉去椅仔頂，假做咧看漱鏡。阿爸來實驗室，阮無按算欲予伊看著阮的軟泔範。

「Tē-siōng-tsoo ê sian-sinn kám ū khah hó.」

「Kah tú tng-lâi ê sî-tsūn kāng-khuân.」

「Ān-ne--hiooh.....」

「Lí tshuē guá kám ū siánn-mih tãi-tsi?」

「Tshìn-bú-kok lî-khui thôo-kha tng--ah. Kok-bîng leh tshuē--lán.」

「Uī-siánn-mih leh tshuē--lán? Tsáp kuí nî lâi kin-pún tiō kā lán tòng-tsò bô tsūn-tsāi, tsit-má ná-ē siūnn khí lán--ah?」

「Thôo-kha tng huat-sing tsiānn giām-tiong ê iau-hng. Kok-bîng kiū lán pun in niū-sit.」

「Kiò in mài bîn-bāng--ah.」

「Guá liáu-kái lí ê sim-tsîng. M̄-koh hi-bāng lí hó-hó-á siūnn kuè tsit kiānn tãi-tsi. Guá kuè kuí kang ē khì kinn--in, lí nā guān-ì mā ē-sái lâi.」

聽阿爸按呢講，伊應該是願意分糧食予個的，阮無閣講啥矣。分糧食予個？地下社群的人愛有佢好量才有法度接受這件代誌？若分予國盟的人就煞煞去矣，新城市的人進前是清武國的人民，破壞阮生活的幫兇，阮憑啥物救個？

「Lí kuainn tī gián-kiù-sóo kui lé-pài--ah. Lí nā thiám--ah, kā guá kóng, tē-siōng-tsoo ê sian-sinn, guá ē tshiānn lāng lâi kòo.」

規个頭殼的想法挈斃斃，為啥物阿爸欲分糧食予個，甚至閣願意去見個，阮完全無法度瞭解。阮干焦知影，阮足想欲歇暈的。阿爸離開實驗室了後，阮蠅落來，倒佇塗跔忝咧袂煞。

七

「非常感謝地下社群的人，尤其是南觀佢個查某困書綾，願意為著人權付出，維持咱這個自由世界的和平！」

透過翻譯官，我知影國盟的官員又閣咧講人權、自由這寡虛詞矣。佇阮的家園予清武毀掉的時陣，人無共阮當做是人，攞共攻擊行動放外外，所有的痛苦攞是阮家已承擔的。這就是這寡人的自由佢人權，阮捌相信過的自由佢人權。

這馬，書綾佇我的身軀邊做伙聽國盟的人講。本來，我叫是講伊是無愛來的。其實，若是我知影國盟的人猶原閣是這個德性，我嘛無想欲來。

「Kā i kóng, tē-hā siā-kûn ê lâng tuì “Jîn-khuân” tsit ê kok-ka pīng bô liáu-kái. Nā-sī in mā bô mih-kiānn tsiáh, lán tong-liân mā guān-ì pang-tsōo--in.」

「南觀先生，你誤會矣。人權毋是國家，人權是……」

「Ē-sái--ah, guá liáu-kái--ah, guán m̄-sī lâi tsia pān thak-tsheh-huē--ê, tshiánn lín tshuā guán khì sin siānn-tshī.」

共佢國盟的對話擋去，行去新城市。去的路程予我確實感覺著塗跤頂的風景佢十三年前差誠濟去矣。樹仔懸甲非常各樣，樹林內底死殮殮，干焦杜猴發出「蜷蜷蜷」的聲音。行入去新城市，街仔路完全變去，我已經袂認得路矣。塗跤頂的種種攞予蹉佇遮三、四十年的我感覺生份。

世界永遠咧變，人行袂到全一位兩改。上壓霸的國家會挫敗，上時行的教法會滅無，上艱苦的痛疼會消失，上要緊的記持會變質。這寡代誌我攞知影，我嘛接受，毋過我猶閣是為著這寡代誌快樂抑悲傷。

「Ah！」

一聲哀呻共我的思考拍斷，一个香香的人予國盟的軍用機器用銃子彈死佇我面頭前，伊手提菜刀面對阮，心臟的所在有一个咧拚血的空。雄雄之間，一大陣人攞手提菜刀對巷仔內底走出來向阮從過來。毋過幾秒以內，個攞予軍用機器的銃子掃死矣。軍用機器佢人是無全的，個的智慧是製造出來方便予製造者利用來創人的功能爾爾。

這馬換個無予人當做是人矣，「人權」到底有啥物意義？個就若阮，阮就若個，我對和阮遮相閤的人無法度怨恨，干焦希望個會使生活了好好，阮嘛生活了好好。



「Oo-mih-tôo-hút.」

咱攞愛好好。

「非常歹勢，予恁著驚矣。有的人真閻貪，阮提供的糧食無法度予個滿足。」

若是欲好好仔活咧是閻貪，按呢我確實是閻貪的人。這馬閻貪的我足想欲離開遮，恰這寡人離甲遠遠，轉去我生活了好好的塗跤底。毋過我已經答應愛予咱攞好好矣，我干焦會使繼續向前行。

「A-pâ.」

繼續閣行了一兩分鐘，書綾停落來摸我的衫襖。

「Guá beh lái tng--ah. Khún-tsing tiō khuànn lí beh án-nuá kau hōo--in--ah.」

書綾行倚我的身軀邊，佇我的耳空邊講了細聲話，就共伊揸仔內底的菌種攞貯好交予我，這是到今伊佇食品研究組的所有研究成果。然後，伊就家己一个人離開城市。聽伊講的話，我知影伊猶是認為地上組先生是伊家己的責任，毋願交代予別人。

終

共目睷瞪開，眼前看著的是跤手攞包紗布的食研組長坐佇椅仔頂看資料。夢已經煞矣。伊是按怎共我對塗跤頂拖落來，干焦想像就知影艱苦，跤手頂的傷大概嘛是為著我才造成的。看著伊按呢，我感覺為著過去的代誌失神的我實在誠見笑。

「Tsiáh-pá--buē.」

至少這馬開始愛表現甲較正常的，毋通閣卸面子矣。按呢想的我想半晷想著會使講的話就干焦這句。食研組長共面越對我遮，斟酌共我看過以後，伊的面容漸漸仔放予輕鬆。

「Guán lóng tsiáh-pá--ah.」

食研組長按呢講，應該是好吉兆。佇我昏迷的時陣發生過啥物代誌我攞猶毋知，毋過我知影，就算失望的、痛苦的代誌攞來過，咱的生活嘛會閣繼續落去。